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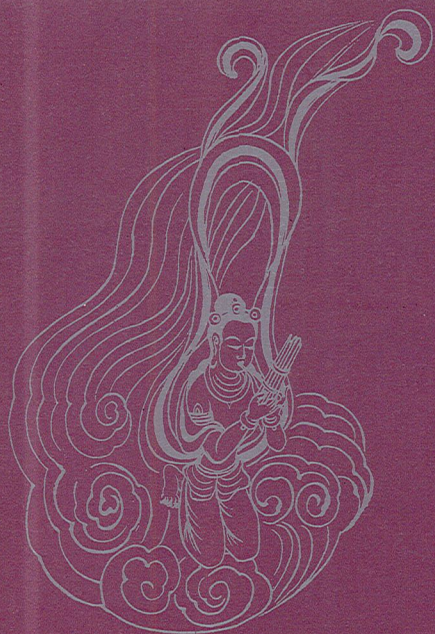
Studies of Buddhist Culture

2017年
秋季號

佛教文化研究

第六輯

洪修平 主編



南京大學出版社

[俄]列·葉·楊古托夫(L. E. Yangutov)
 林鎮國 劉宇光 呂建福
 [美]羅柏松(Robson James) 麻天祥
 [日]末木文美士
 [英]寧梵夫(Max Deeg)
 沈衛榮 聖 凱
 [德]施耐德(Axel Schneider)
 宋立道 孫 晶 孫亦平 王邦維
 王建光 王月清 王志遠 魏道儒
 [加]夏富(Robert Sharf) 邢東風
 [日]辛島靜志 徐文明 徐小躍
 [加]篠原亨一 姚衛群 姚治華
 業露華 [日]伊吹敦 湛 如
 張風雷 張新鷹 鄭筱筠
 [意]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

目錄

佛教文獻研究

- 《大乘四論玄義記》寫本之基本考察…………… [韓]崔鉉植(3)
 圍繞《續高僧傳》的諸問題——以金剛寺一切經本《玄奘傳》為中心…………… 曹 虹(38)
 寫本、刊藏與藏外文獻——針對收入道宣《續高僧傳》一份僧傳所做的個案研究…………… 陳金華(50)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校箋…………… 羅慕君(78)
 三部早期禪定佛教經典的重新發現——新發現金剛寺安世高譯《佛說十二門經》、《佛說解十二門經》以及注釋的初步研究…………… [意]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102)

佛教歷史研究

- 略說中國社會約束中的禮與戒律…………… 嚴耀中(185)
 法顯、曇無竭西行求法比勘…………… 段玉明(201)
 水陸齋的成立考察——以新發現資料為中心…………… 侯 沖(211)
 從越南北方曹洞禪派的歷史看中越佛教交流…………… [越]阮進山(Nguyen Tien Son)(236)

年之久。其中，法顯、智猛、曇無竭等是早期西行求法真正遍至天竺的代表，而非如朱士行、竺法護等僅僅只在西域一帶。因為他們的忘身苦勵，以天竺為目標的西行求法方才逐漸成為運動，並將禮拜聖跡、求經翻譯、自述經行等變成了此一運動的傳統。就此而言，法顯、智猛固然不可忽視，作為早期參與者的曇無竭同樣不可忽視，以其經行地域之廣（遍至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與師子國）、歷時之長（長達30餘年）。如果自述經行沒有亡佚，可以肯定，我們關於曇無竭在這場西行求法運動中的認識絲毫不會遜於法顯。

道宣在其《釋迦方誌》卷上《遺跡篇》中，言及自漢至唐前往印度的陸路通道有三：東道從河州西北度大河，經鄯州—清海—吐谷渾—白蘭羌—蘇毘—敢國—吐蕃—小羊同—坦倉法關—末上加三鼻關至北印度尼波羅國；中道從鄯州出發，經涼州—甘州—肅州—瓜州—沙州—鄯善—沮沫—都羅—于闐—斫句迦（沮渠）—佉沙（疏勒）—烏鐮—葱嶺—竭盤陀至北印度；北道從京師出發，經瓜州—莫賀延磧—柔遠—伊州—蒲昌—西州（高昌）—阿耆尼（焉耆）—屈支（龜茲）—跋祿迦（姑墨）—葱嶺—坦邏私城—赭時（石國）—颯末建國（康國）—羯霜那國（史國）—鐵門關—覲貨邏（吐火羅）—縛喝國—迦畢試至北印度。^① 其中，法顯之於中道由甘州到北印度，曇無竭之於東道由鄯州到白蘭羌以及北道由高昌到葱嶺，都是最早的踐行者與開拓者。道宣對前往印度的路線能夠瞭若指掌，與這些早期西行求法者的親歷與著述密不可分。就此而言，法顯、曇無竭等在中國古代對外交通史上的貢獻也不能夠評價太低。

^① 道宣著，范祥雍點校：《釋迦方誌》，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4—27頁。

水陸齋的成立考察^①

——以新發現資料為中心

侯 沖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以近年蒐集到的一批水陸齋新資料為中心，對中國古代水陸齋相關情況提出新的思考。認為了解齋僧，是理解水陸齋、解釋諸多水陸儀及相關文本的基礎。水陸齋的各種功能，在齋僧中基本都可以找到。水陸齋的“齋”，既指宗教法會，同時亦包括飯食的含義。不存在與齋食無關的水陸齋。不同歷史時期，水陸齋的稱名往往不同。水陸齋最早的稱名是無遮齋（無遮大會、無遮大齋、無遮道場等），後來又稱為無遮水陸或水陸無遮，最後才稱為水陸齋（水陸道場、水陸法會等）。水陸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由齋僧到施餓鬼食的演變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使用儀式文本也往往不

^① 本文為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學科建設計劃資助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民間流傳佛教儀式文獻整理與研究”（16JJD730007）、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密教文獻文物資料整理與研究”（12&ZD129）、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佛教受生儀式文獻研究”（14XZJ006）階段成果。

同。迄今尚未發現完全一樣的兩種水陸儀。因此，每一種《水陸儀》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水陸齋，都只是水陸齋的個案。不論水陸齋的名稱如何不同，表現形態如何變化，以齋僧為平臺，以施主、儀式專家和齋意為基本核心元素的三位一體的齋僧模式不變。水陸齋的諸多不同和諸多形態，都是齋僧模式的不同擴展、演變和細化。水陸齋儀文和水陸齋意文的多樣性、豐富性，因為有了齋僧這個平臺而得到合理的認識和解釋。

關鍵詞：水陸齋；新資料；《水陸儀》；齋僧

水陸齋，又稱水陸大齋、水陸廣大冥齋、水陸齋法、水陸供、水陸會、水陸法會、水陸勝會、水陸道場、水陸佛事等。是漢傳佛教的重要宗教實踐活動之一。一般在介紹漢傳佛教儀式或中國佛教儀軌制度時，水陸法會都是重要內容^①；中國學者在介紹漢傳佛教教學基礎時，會將水陸法會作為佛教基本知識之一加以介紹^②。不過，由於水陸儀目前僅《續藏經》收錄有明代刊印的志磐撰、祿宏重訂的《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等極為有限的數種，叢林用來舉行水陸法會的主要是清代後期編定的《水陸儀軌會本》，故此此前對水陸法會的介紹，均未超出此二種水陸儀。^③

①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二），知識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3—387 頁。《佛教》（《中國大百科全書》選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6 頁。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識》，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版，第 38—40 頁。楊維中等：《中國佛教百科全書·儀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1—164 頁。周叔迦先生著作有多種版本，相近表述的其他諸書甚多，不贅舉。

② 王曉朝：《宗教學基礎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頁。王曉朝、李磊：《宗教學導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7 頁。

③ 周叔迦：《法苑談叢》，《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中華書局 1991 年版，第 638—639 頁。林子青：《水陸法會》，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二），第 383 頁。

本文主要以近年蒐集到的一批水陸齋新資料為中心，對中國古代水陸齋相關情況提出新的思考。由於資料較多，新資料的介紹大致只是根據成書年代先後作敘錄，不對其內容作詳細陳述和專門討論。

一、新見水陸齋相關資料

（一）東都發願文

即敦煌遺書伯 2189。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首殘尾全。卷末有文稱：“大統三年（537）五月一日，中京廣平王大覺寺涅槃法師智歡供養《東都發願文》一卷，仰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齊於友稱之世，流潤與姬文同等。十方衆生同含生，同於上願。令狐休寶書之。”由文中二十餘次出現“弟子蕭衍”數字，可確知其作者為梁武帝蕭衍。黃徵、吳偉已整理錄文^①。

（二）壇法儀則

全名“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 大毗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必法界壇法儀則”或“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九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 大毗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必法界壇法儀則”，略稱“金剛峻經”或“壇法儀則”。署“大廣智不空奉詔譯”。現存文本均為敦煌遺書，包括伯 3913、北敦 15147、甘博 015、北敦 02301V、斯 2316V、北敦 02431V、北敦 06329V、斯 2144V、北敦

① 黃徵、吳偉編校：《敦煌願文集》，岳麓書社 1995 年版，第 283—288 頁。

02074。分藏法國、英國、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甘肅省博物館。由於其中有不空圓寂(774)後才出現的年號和內容，故“大廣智不空奉詔譯”當為後人偽托。筆者已整理發表。^①

(三) 一行大師十世界地輪燈法

即英藏敦煌遺書斯 2454V。首題“一行大師十世界地輪燈法”。中有“此亦名施水陸冥道齋法”，可知有兩個稱名。文字不多。李小榮較早錄文介紹^②。

(四) 金剛界大毗盧遮那佛攝最上大乘秘密(密)甚深心地法門傳授蜜(密)法界(戒)大三昧耶修行瑜伽心印儀

即斯 2272V。部分文字與《壇法儀則》相同。可資比較。

(五) 金剛廿八戒、散食法等

包括敦煌遺書伯 3861、北敦 06504V、伯 2649V、斯 2685、斯 3427V、斯 5589、斯 6897V。大都與為亡魂授戒和施食有關。

(六) 散食文

包括敦煌遺書斯 3914、斯 4306、斯 4454、斯 4474、斯 4511、斯 4537、斯 5589、斯 5957、伯 3149、上圖 060 等。內容主要是法會結壇請聖、施飲食和回向發願。黃徵、吳偉已整理錄文^③。

① 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二編，第十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144 頁、144—231 頁。

② 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6—277 頁。

③ 黃徵、吳偉編校：《敦煌願文集》，第 580—603 頁。

(七) 廣施無遮道場儀

一冊。1956 年發現於雲南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現藏雲南省圖書館。屬於大理國寫經。首尾殘缺，現名為筆者整理發表時據內容所擬^①。

(八) 無遮燈食法會儀

一冊。1956 年發現於雲南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現藏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為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重抄大理國寫經。首尾殘缺，現名據卷中“今承此願，周遍法界，普使聞者，雲集道場，受此無遮廣大供養”、“廣設無遮燈食法食”、“敬設無遮光明燈會”等文字所擬。筆者已整理發表。^②

(九) 天地冥陽水陸儀

此書 2004 年以前未見討論。2004 年 9 月羅炤先生經筆者介紹後，首先到國家圖書館查閱並稱引^③。2004 年 11 月筆者親自到國家圖書館查閱微縮膠片後，亦有稱引^④。全六冊。目前所知有七種刊本：1.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庫斯德圖書館藏本；2.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3.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4. 浙江省圖書館藏本；5. 湖南省社會

① 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六輯，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144 頁、144—231 頁。

② 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十六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38 頁。

③ 羅炤：《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石刻與懺齋儀文的關係》，2004 年 10 月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六屆年會論文，收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編：《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重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7—189 頁、191 頁。

④ 侯沖：《雲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4—335 頁。

科學院圖書館藏本；6.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本；7. 韓國東國大學校圖書館藏本。前六種均為明刊本，第七種為清初刊本。

此書未署作者，據卷首《大雄氏水陸緣起》和其《水陸雜文》所收《水陸緣起》，結合金代至明代山西碑刻資料，可考知為北宋宗蹟編集，現存本或為明初山西僧人義金校正新編本。^① 目前雖有整理本出版^②，但校勘不足，錯訛較多。

(十) 重廣水陸法施無遮大齋儀

又名“重廣無遮水陸大齋儀”、“重廣水陸法施大齋”、“重廣水陸無遮大齋”等。略稱“水陸齋儀”。2004年筆者最先查閱並專門介紹。^③ 其間提供文本給羅炤先生後，羅先生亦曾據以討論大足寶頂石刻。^④

分冊不一。目前所知有刊本兩種。一種1956年發現於雲南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現藏雲南省圖書館。為明初刊本，存六冊，不全。一種2015年11月為廣西一商賈在地攤上發現^⑤，版式與明版略有區別，或為清刊本。存十餘冊，不全。

另有抄本三種。第一種為明抄本，存密教一冊，現藏雲南昆明李傑森先生處；第二種為清抄本，存密教二冊，現藏雲南省玉溪市延光居士處；第三種為清抄本，至少存《重廣無遮水陸大齋六時開科演儀》

(擬)、《重廣水陸法施無遮大齋請聖儀文》、密教一冊，1956年發現於雲南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現藏雲南省圖書館。

本書作者為南宋高僧祖覺，現存本為元代僧人師習編次本，是研究大足寶頂石刻的重要資料。^①

(十一) 天地冥陽金山水陸儀文

分冊不一。所見有三種抄本。首先是2004年最先看到的左光福新集、李雲龍抄本^②。指出其“為了解所謂眉山水陸提供了實例”^③。其次是2010年9月收集到的光緒甲辰(1904)楊耀章抄本。^④ 該抄本即左光福新集本的底本。其三是光緒丙午(1906)李顯抄本。2015年10月收到複印件。

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可以確定此三種抄本即所謂眉山水陸，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編集的水陸儀，作者是張興運(號圓照居士)和寶月禪師。眉山水陸又稱“龍華水陸”。內容分上中下三時，上時儀文以楊鏗《水陸儀》、祖覺《水陸齋儀》為基礎編成，中、下時儀文將蘇軾《水陸法像贊》納入其中。宋代《釋門正統》和《佛祖統紀》在記載該水陸儀時，失於簡略，導致有學者誤認為該水陸儀與蘇軾追薦亡妻有關。事實上蘇軾撰《水陸法像贊》與其為亡妻設水陸法會

① 侯沖：《洪濟之梵儀——宗蹟〈水陸儀〉考》，黃夏年主編：《遼金元佛教研究》，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396頁。

② 戴曉雲：《天地冥陽水陸儀文校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③ 侯沖：《論大足寶頂為佛教水陸道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第195—196、201—203頁；侯沖：《雲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第303—305、316—322頁。

④ 羅炤：《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石刻與懺齋儀文的關係》，《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第188—190頁。

⑤ <http://www.gujiushu.com/847848.html>(2016年6月9日星期四摘取)。

① 侯沖：《祖覺水陸齋儀及其價值》，峨眉山佛教協會編，《歷代祖師與峨眉山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263頁。《宋代眉州中岩山德雲庵主祖覺行實、著作及貢獻》，收入侯沖，《漢傳佛教、宗教儀式與經典文獻之研究——侯沖自選集》，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17—336頁。

②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5頁。

③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第85頁。

④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10604_96179572/(2016年6月9日星期四摘取)。

無關。^①

(十二) 楊鏐《水陸儀》

《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記載“楊鏐《水陸儀》二卷”。楊鏐即楊鏐。目前尚未發現單獨的楊鏐《水陸儀》抄本或刊本。但部分內容尚保存至今。主要包括：

1. 保存在《施食通覽》中明確標示出自或可考知出自楊鏐《水陸儀》的內容。具體是：(1) 水陸大齋靈跡記；(2) 初入道場敘建水陸意；(3) 宣白召請水陸上堂八位聖眾、下堂八位聖凡；(4) 水陸齋儀文後序。^②

2. 保存在《天地冥陽水陸儀》中的楊鏐《水陸儀》內容。羅炤最先指出，《天地冥陽水陸儀》卷中尾題是“東川楊鏐《水陸儀文》卷中”。他還推斷《天地冥陽水陸儀》“原出自東川楊鏐之手”^③。

3. 保存在《天地冥陽金山水陸儀文》即《眉山水陸》中的楊鏐《水陸儀》內容。蘇軾《水陸法像贊》小引稱“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④。由於楊鏐是東川人，且早於蘇東坡，故蘇東坡所說“頗存古法”的蜀人，當包括楊鏐。《天地冥陽金山水陸儀文》有“大梁武皇帝御制，國朝累贈太中大夫楊鏐重正”的題署，儀文分上中下三時，上時敘述修齋敘意和梁武帝著儀感驗，中時對應上八位，下時對應下八位。上時有關梁武帝水陸儀

編撰、宣演和感應的文字，大部分並見於楊鏐《水陸大齋靈跡記》，並見於宗贖《水陸緣起》中稱“楊鏐云”或出自“東川楊鏐水陸儀”的文字。中、下時儀文的上、下八位主要對應蘇軾《水陸法像贊》，故三時儀文中，僅上時有部分內容出自楊鏐《水陸儀》，而且與楊鏐《水陸大齋靈跡記》、宗贖《水陸緣起》相印證。

(十三) 佛門定制諸齋科儀寫法目錄

數紙。現代抄本。雲南省洱源縣楊暢奎先生抄藏。收錄有《修設大梁高祖御制金章重廣法施無遮水陸大齋四十九奏文儀紙張》。為配合祖覺《重廣水陸法施無遮大齋儀》諸文的目錄。已經錄文^①。

(十四) 佛門金山水陸迎鑾請聖科

一冊。首尾全。收集自湖南益陽。首尾題下鈐“陳家塘龔紹唐”朱印。清嘉慶十四年(1809)抄本。

(十五) 水陸九朝書

一冊。所見有抄本兩種。一種蒐集自上海。首殘尾全，無首尾題。有嘉慶十九年(1814)抄經題記稱“維 / 皇清嘉慶十九年甲戌太歲孟春月三天照依老科抄錄 / 水陸九朝書壹本十方應用其年谷六斗二升弟子李德亨 / 法名興靈號元貞。字醜吻笑，不可道也”^②。另一種蒐集自湖南。首尾全，封皮署“啓謝科”、“台公元”。卷首有後面補抄內容，首題“九朝法事啓謝科文”。無尾題，末行作“筵作證盟”、“灑淨”、“焚香”。正文首題“水陸九朝啓謝師祖科文”。尾題“九朝啓謝

① 侯沖：《眉山水陸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漢傳佛教、宗教儀式與經典文獻之研究——侯沖自選集》，第337—355頁。

② 《續藏經》，第57冊，No. 0961，第113頁下—114頁中、116頁中—118頁下。

③ 羅炤：《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石刻與懺齋儀文的關係》，2004年10月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六屆年會論文，收入《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第187頁。

④ 《續藏經》第57冊，第115頁中。

①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第246—249頁。

②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5812_69254900/(2016年6月9日星期四)。

科終”。尾題後為早、午、晚、啓師偈。其中啓師偈首句稱“圓通水陸法筵開”。

(十六) 水陸建壇科

抄本一冊。收集自江西贛州。包括兩個主題。第一部分首題“水陸建壇科”，尾題“建壇科畢”。第二部分首題“請三界佛聖科”。無尾題，末行作“安奉般若婆(波)羅密，吉祥般若婆(波)羅密”。卷末有“劉法清置”四字。

(十七) 瑜伽水陸迴赦割廟真科

抄本一冊。收集自湖北鄂州。封面題“瑜伽水陸迴赦割廟真科”、“姜述云^卷隆述”。包括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首題作“瑜伽水陸迴赦割廟真科一宗”，無尾題。末行作“南無神通藏菩薩摩訶薩”。第二部分首題作“水陸赦官回答科文卷之二本”。尾題“瑜伽水陸割廟赦官回答真科卷之二本終”。

(十八) 佛門五味秘解

抄本一冊。收集自湖北鄂州。封皮署“佛門五味秘科”、“姜春藻奏名興遙”。首題“水陸大齋囑五味秘科”。尾題“水陸大齋五味秘科終”。

(十九) 禪門水陸劈獄科文

抄本一冊。收集自湖北黃岡。無封皮。首題“禪門水陸劈獄科文”。無尾題，末行作“三壇等衆，六道齊修，無漏果然，共成佛道”。

後有“道光辛卯”數字，可知為清道光十一年(1831)抄本。^①

(二十) 水陸卷

抄本二冊。收集自福建福州。一冊封皮署“水陸卷上”、“楊海珍”，另一冊封皮署“水陸卷下”、“楊海珍”。無首尾題。第二冊卷末有“民國拾年辛酉歲春月普怡堂代抄”的題記。

(二十一) 佛門定制

一冊。收集自雲南玉溪。存卷三卷四。清道光二年抄本。是與《重廣水陸法施無遮大齋儀》相配合的詞、狀、牒、疏、貼等。尤其是卷四首行作“重廣水陸道場疏牒狀式”，內容亦是配合祖覺重廣水陸儀的各種疏、牒、狀文。

(二十二) 諸齋謹意

一冊。藏雲南省洱源縣阿吒力僧楊暢奎處。明抄本。包括水陸梁皇、水陸、水陸報恩、水陸梁皇、報恩祈嗣、報恩中元、十王水陸(齋七)、水陸、四十八願、龍華會諸意文。另附覺皇詔命、覺皇誥命(以上均萬曆二十九年，即1601年抄寫)、覺皇法書、覺皇宥書(此二文為天啟二年，即1622年抄寫)。

(二十三) 佛門行移(擬)

一冊。所見為影印件。^② 收藏者不詳。清抄本。首尾完整，但

① <http://search.kongfz.com/pm/zk79aak9580k6c34k9678/>(2016年6月11日星期六摘取)。

② 王見川等：《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第五冊，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85—519頁。

無首尾題。首行作“禪門預修意”，末行作“南無長春世界無量壽佛證盟”。後有抄寫題記：“咸豐二年壬子歲孟夏月上浣朔二日”、“金山弟子甘遠春敬抄”。全書有近 30 個程序，有意（旨）、疏、憑、榜、引、尾等文體，內容包括預修和薦亡，並涉及梁皇懺、都榜、護壇榜、受生、元辰、車夫（力士）等。第一個程序中明確稱“奉佛修建水陸預修生七保安信士”，說明用於水陸齋。筆者已標點整理。^①

(二十四) 重廣水陸申奏龍華四十八□

抄本一冊。1956 年發現於雲南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現藏雲南省圖書館。首題“重廣水陸申奏龍華四十八□”。內容不全，現存包括預告、關告巡羅空界、發行播告、預奏揚幡、正奏揚幡、關告土地、關告四值、關告三元、關告上元、關告玉帝、關告梵王、關告星皇、關告四王、關告八部、關告南極、關告土皇、關告斗母、關告玄帝（“玄”字不避諱）、關告文昌、關告魁星、關告孔聖、關告風伯雨師、關告中元、關告焰魔、關告東嶽、關告酆都、關告十王、關告太歲、關告善惡二簿、關告二十四案七十四司、關告預修受生、關告血湖、總奏、關告下元、關告面燃、關告城隍、關告諸廟、關告抽魂、總奏、出壇迎詔、請水法事、淨廚法事、安鎮監壇。僅四十三奏，未足四十八之數。封三有“大清乾隆五十六年五月黃道日後學釋子習□□寫”、“記書共有七十肆篇”的題署。

(二十五) 金山冥陽功德本

一冊。收集自浙江台州。為原福建松溪縣民國庚午（1930）抄

^① 侯沖：《佛門行移》，范純武主編：《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十期，蘭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5—129 頁。

本。所請有諸多祖師，包括“創儀水陸梁武大帝”等。

(二十六) 佛門啓師科

一冊。所見有清代至民國抄本四種。蒐集自湖北鄂州、重慶等地。所請諸師包括水陸啓教諸大宗師、顯惡揚善焦面大士、指梁送路誌公和尚、創儀立教梁武皇帝、度秦厄難英公禪師、傳授齋科濟公和尚、前興後續諸大宗師等。

(二十七) 萬緣羅天大醮左案科

一冊。收集自江蘇蘇州。封皮署“萬緣羅天大醮左案科”、“楊通覺用”。民國二十四年（1935）楊德淵抄本。首題“清醮左案科（三十六）”。接以“萬緣羅天大醮左班三百六十位”。所請神祇除道家天尊、仙官、天地神祇外，還有佛教的佛、菩薩、羅漢、尊者，包括“創儀啓教梁武帝君、造辦經科誌公國師”等。

(二十八) 頒恩、啓經、接赦科

一冊。收集自山東棗莊。封皮署“頒恩、啓經、接赦”、“普濟壇”。扉頁署“頒恩、啓經、接赦科”、“普濟壇”。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首題“頒恩朝”，尾題“頒恩科終”。第二部分首題“水陸出赦玄文”，尾題“水陸出赦科終”。第三部分首題“取經懺科”，無尾題，末行作“隨我音聲，開宣演讚”、“回靈安奉，由人而行”。

(二十九) 其他相關科儀

其他有關水陸齋科儀尚多，如與啓師有關諸科，與頒恩接赦有關諸科，與齋意有關諸書，冊數較多，由於暫時沒有全面統計，故不再一一介紹。其中多有與水陸齋有關文字。如清抄本《頒詔放赦科儀》中

“神僧夢感中春夜，梁武儀傳萬古來”、“金山古寺初修奉，利及幽冥出苦鄉。周隋(隋)之世缺流通，幸遇英公重建立”等文字，即是如此。

二、何為水陸齋？

有關水陸齋的記載，在宋代以降佛教史籍中多次出現。較早的當推志磐《佛祖統紀》的“水陸齋”條：

梁武帝夢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以問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公勸帝廣尋經論，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立儀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凡，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雨華。天監四年(505)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修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不能備錄。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670年3月—674年8月)中，西京法海寺英禪師夢泰山府君召往說法，後獨坐方丈，見一異人前告之曰：向於泰山府君處竊觀尊容，聞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覺寺吳僧義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修設。師尋詣大覺，果得其文。遂於月望修齋已畢，復見向異人與徒屬十數前致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莊襄是秦始皇父，至唐咸亨九百四十年)。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昔梁武金山設會，前代紂王之臣皆得脫免，弟子是時亦暫息苦，但以獄情未決，故未獲脫。今蒙齋懺，弟子與此輩并列國君臣皆承法力，得生人間。言訖而隱，自是英公常設此齋流行天下(東

川楊諤《水陸儀》。蜀中有楊推官儀文，盛行於世)。^①

志磐這裏所說蜀中“盛行於世”的楊推官儀文，實即“東川楊諤《水陸儀》”。宗曉《施食通覽》收錄有“東川推官楊鏐”《水陸大齋靈迹記》，又收錄“出楊鏐《水陸儀》”的“初入道場敘建水陸意”、“宣白召請水陸上下堂”和“水陸齋儀文後序”。在楊鏐《水陸大齋靈迹記》中，同樣可以看到梁武帝創水陸儀、英禪師依梁武帝水陸儀舉行水陸齋的記述。^②不過，牧田諦亮和周叔迦都指出，由於現存水陸儀中有唐代才出現的內容，不僅梁武帝見不到，甚至英禪師也見不到^③，故水陸法會起源於梁武帝說是後代的附會^④。他們的觀點為此後介紹水陸法會的不少學者所吸收。^⑤

不過，筆者在閱讀水陸齋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意識到梁武帝編水陸儀並非後人的附會或傳說，故早在2004年梳理水陸道場儀的源流時，即明確指出“水陸道場儀始於梁武帝”^⑥。此後，又進一步蒐集相關資料，對梁武帝始創《水陸儀》這一觀點進行了論證。^⑦

那麼，我們如何理解梁武帝始創水陸儀並最早舉行水陸齋一事

①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55—756頁。

② 《續藏經》第57冊，第113頁下—114頁中。

③ 周叔迦：《法苑談叢》，《周叔迦佛學論著集》，第638頁。

④ 牧田諦亮：《水陸法會小考》，楊曾文、方廣錫編：《佛教與歷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351頁。

⑤ 由於數量較多，限於篇幅，恕不一一羅列。

⑥ 侯沖：《論大足寶頂為佛教水陸道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5)，第203頁；《雲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第322頁。

⑦ 侯沖：《中國佛教儀式研究——以齋供儀式為中心》，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3月，第263—267頁；《什麼是水陸法會？——兼論梁武帝創《水陸儀》》，《“南朝佛教與金陵”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江蘇南京，2014年5月9—10日，第455—486頁，收入侯沖《漢傳佛教、宗教儀式與經典文獻之研究——侯沖自選集》，第153—229頁。

呢？至少有三個此前未曾關注過的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是需要一個理解水陸齋的平臺。尋找到這一平臺的線索之一，是與聖僧有關的科儀。1994年，在最初接觸雲南劍川地區的阿吒力教經典時，趙文煥先生抄藏的《佛門迎請聖僧法事》（又作《迎請聖僧科儀》）是一冊頗為特別的科儀。^① 聖僧即賓頭盧。為什麼會有專門的聖僧科儀？此前的賓頭盧研究未見提及和討論。但迎請聖僧的科儀並非只在劍川出現，在昆明應赴僧所抄科儀《諸齋壇前佛事》中它出現^②，在劍川舊抄本《佛門雜偈》和大理鳳儀北湯天發現祖覺重慶《水陸齋儀》中它出現^③，甚至在國家圖書館藏《天地冥陽水陸儀》刊本中，亦有專門的“加持賓頭盧聖僧儀”^④。因此，在研究佛教科儀時，不僅要對聖僧科儀出現的原因作解釋，而且還要對聖僧科儀與水陸儀的關係進行解釋。但如何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呢？

在釋讀“受齋”一詞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答案。在佛經中，受八關齋戒被略稱為“受齋”，則齋指八關齋戒，尤其是強調“不非時食”，即過午不食。但“受齋”是否只是這個意思呢？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受齋”還有“受齋食”的意思。當然“受齋”是從僧人角度使用的概念，如果是從齋主角度，則會說“齋僧”、“供僧”等稱謂，但都指施主為滿足某一願望而設齋供僧。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受齋軌則”記印度施食時說：“食前全無呪願之法。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眾前，初置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眾。復於行食末，安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⑤意即在施主齋僧前，要先設聖僧供，然後

才供僧。並在行食末還要供呵利帝母。這裏所說“聖僧供”，就是齋供聖僧賓頭盧。由於在佛教科儀中，施主齋僧是有某種目的，希望通過齋僧來達到。諸如在齋僧時，請僧人講經說法，授戒，為佛像開光，為新房祝賀，超薦亡人，從而以齋僧為緣由，舉行講經說法、授戒、開光、賀新房、舉行薦亡等一系列佛教儀式。齋僧，就成了僧人講經說法、為施主授戒、佛像開光、賀新房和舉行像水陸法會一樣薦亡的平臺。另外，呵利帝母又作訶梨帝母，在佛教科儀中同樣頻繁出現，義淨記載印度齋僧時說明了呵利帝母的供奉方式，為我們理解佛教科儀中呵利帝母頻繁出現的原因奠定了基礎。

以齋僧作為理解水陸齋的平臺，既能將相關研究材料放在具體的宗教實踐中進行討論，又便於檢驗研究結論。關於這一點此前筆者已經做過討論，^①這裏不再展開。需要強調的是，齋僧至少包括齋主、僧人和齋意這三個三位一體的核心元素（唯一的可能是齋主與僧人重合，即僧人同時是齋主，但這不影響核心元素的格局）。由於齋僧必須咒願，而咒願即述齋意，故齋僧就是至少包括述齋意的佛教宗教儀式。又由於齋主、齋僧有不同的齋意，故述齋意就需要“觀機進止”，一方面是述齋意要根實際情況做不同的調整或變化，另一方面要對應齋意安排儀式程序和內容。於是，講經說法、授戒、開光、賀新房、舉行薦亡等一系列佛教儀式，就都只是在齋主、僧人和齋意這三個核心元素基礎上的擴展、演變和細化（在僧人缺席的地方，由儀式專家來代替僧人完成儀式的表演）。對於理解佛教儀式來說，就好像有了一個看得見的平臺，接下來的就只是看演員在臺上演什麼、如何

①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第194—196頁。

②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第146頁。

③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第188頁、第78頁。

④ 侯沖：《雲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第188頁、第62頁。

⑤ 義淨原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9頁。

① 侯沖：《咒願及其異名》，《雲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敦煌變文——佛教齋供儀式角度的解讀》，《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3—435頁。

演以及演得如何。而演員唱戲由於傳承不同，唱的腔調、使用的劇本就往往各不相同，表演時同一出戲存在諸多差異也就容易理解了。

除了不同的水陸儀可以在齋僧的平臺上得以評判外，此前未受到關注的水陸齋意文作為水陸齋儀式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僅可以被納入水陸齋研究的視野，而且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它們有不同的文體，諸如文、疏、表、狀、榜等；有不同的稱名，諸如齋文、願文、咒願文、莊嚴文、回向文等；內容有多有少。但完整的齋意文，都會交代水陸齋的時間、地點、齋主、齋意、儀式專家、儀式程序安排等內容。此前由於主要根據《水陸儀》討論水陸齋，忽略了對水陸齋意文一類文獻的研究，所以一方面是對這類文獻的釋讀不到位，另一方面亦影響了對水陸齋的了解和認識。

總之，在尋繹《佛門迎請聖僧法事》（又作《迎請聖僧科儀》）出現原因和釋讀“受齋”一詞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齋僧是理解水陸齋的直接而又立體的平臺。“水陸齋”的“齋”字，並非只是法會的意思，同時也包括有齋食的意思。以齋僧為基礎，將佛教儀式程序按照每天的齋食次第來安排，可以讓水陸法會的理解變得直觀、有實踐性和可驗證性。水陸齋儀文和水陸齋意文的多樣性、豐富性，亦因為有了齋僧這個平臺而能得到合理的認識和釋讀。

其次是需要知道水陸齋與無遮大齋名異實同。此前往往有人引遵式《施食正名》中“水陸者，所以取諸仙致食於流水，鬼致食於淨地之義也”^①一段文字來解釋什麼是水陸齋。如果是從施食給水陸有情這一意義來說，這段文字的意思較為明晰，即食物置於流水或淨地，供諸仙和鬼魂食用。但這個意義顯然不是水陸法會的全面表達。志磐《水陸儀》說：“何謂水陸？舉依報故。六凡所依，其處有三，謂水

陸空，皆受報處。今言水陸，必攝於空。又此二處，其苦重故。”^①六凡即六道眾生，居處水陸空三處。修設水陸齋的目的被認為是濟度六凡四生，不可能不包括空處，因此《釋門正統》對“水陸”二字的解釋，不適用於水陸齋這個概念中“水陸”二字的解釋。按志磐的解釋，水陸齋的“水陸”二字不是實指，而是代表苦重之地。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使用上引遵式文字來解釋什麼是水陸齋，已經脫離了遵式原文的語境。因為遵式是在敘述施食有不同稱名之時，說的上述文字。亦就是說，就上引遵式文字來說，他不是為了解釋水陸而說水陸，而是在解釋施食時，指出水陸與斛食、冥道等詞一樣，是施食的別稱之一。但這與上文我們將齋僧作為理解水陸齋的平臺恰好是一致的。

正是在“水陸”是施食別稱之一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水陸齋最初是被稱為無遮大會。《東都發願文》作為梁武帝舉行無遮會的齋意文，多次提到無遮大會，這是梁武帝首創水陸齋的直接證據。稍後，《廣施無遮道場儀》、《無遮燈食法會儀》，都是水陸齋早期稱為無遮大會的表現。儘管《壇法儀則》（《金剛峻經》）是目前最早有“水陸道場”、“水陸之壇”、“水陸之壇法”、“水陸燈壇”、“水陸燈壇之法”稱謂的儀式文本^②，但將“無遮”與“水陸”並稱，“無遮”與“水陸”名異實同，在宋代表現仍然較為明顯。如楊鏗《初入道場敘建水陸意》開篇即稱：“原夫無遮水陸大齋者，遵釋迦文之垂教，奉梁武帝之科儀。世間大慈，人中上供。於此可以修菩薩行，於此可以建如來心。宜當屏

① 《續藏經》第74冊，第787頁中一下。

② 侯沖：《密教中國化的經典分析——以敦煌本〈金剛頂迎請儀〉、〈金剛頂修習瑜伽儀〉和〈壇法儀則〉為切入點》，《圓光佛學學報》第十九期（201206），第141—172頁。

① 遵式：《金園集》卷中，《續藏經》第57冊，第10頁下。

絕外緣，端持正念。”^①《水陸齋儀文後序》開篇亦稱“按蕭氏建無遮齋，其儀甚簡。今所行者，皆後人踵事增華，以崇其法，至於津濟一也。竊尋蕭意，蓋超三界之外已入聖地者，上八位該焉；走三界之內未出苦輪者，下八位備焉。已入聖地者靡不供養，未出苦輪者靡不薦拔。此所以為無遮也”。^②祖覺重廣的《水陸齋儀》又稱“水陸法施無遮大齋”，進一步清楚證明了這一點。宋代其他水陸儀中，這樣相近的例子尚多，限於篇幅，這裏不再一一稱引。

祖覺重廣《水陸齋儀》有《清旦請聖僧法事》，在解釋請聖僧的意旨時，順帶提到了水陸齋與無遮的關係：

凡修設大作佛事，蓋自古先請聖僧。今啓法筵，必遵儀範。謹按《寶頭盧尊者經》云：天竺國有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先當請寶頭盧尊者。此尊者姓頗羅墮，字寶頭盧。曾為樹提長者，示現神通，如來乃置之於西瞿陀州。其後人間渴仰，因以白佛。佛許歸摩利支山，福利衆生，不許入滅。

今於末世，為四部衆作大福田，其禮請之法：先於寅旦之時，清淨之地，望西安座，潔已摠^音誠，燈燭香花，菓盤茗供，至心稱名。比丘某，伏聞大德寶頭盧頗羅墮，受佛教勅，為末法人作大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若造新屋，亦應請之曰：於此處床敷上宿。若浴衆僧，亦應請之曰：願受我請，於此處浴。其請浴之法，先於未明前，具香湯淨水、澡豆揚枝、香油等，調和令溫。如洗浴法，開戶請入，即便閉之。候其浴畢，然後開室。

在會衆等，先須至心禮請聖僧，務求解脫。若信心清淨，方可降格。

昔西國有一長者聞有請聖僧法，乃設大會，至誠禮請。遂布花於氈氍下以驗之。大眾食訖，氈氍下見花皆萎，於是懊惱自責，而不知其過在何處。更復精懇，審問法師重設大會，其花又萎。如是至三，家財竭盡，不蒙赴感。於是請百法師，推求過犯，懺悔謝罪。俄見一老僧居上座，長者乃作禮謝罪。

上座曰：吾年已老，衣服破弊，屢被逐出。吾以汝請，雖欲強入，而汝家奴以杖打我頭，擊破我額，右角成瘡。第二再來，又復不許我入。我強進，復打我額成瘡。第三會又打我額，左角成瘡。斯皆汝過，何用懊惱耶？言訖不見。長者知其是寶頭盧也。

自是以來，凡設會更不復遮門。

由於這段文字出自祖覺重廣《水陸齋儀》，故水陸會因請聖僧寶頭盧而不遮門，即無遮，被認為是按照《寶頭盧尊者經》的要求來做。這亦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水陸齋即無遮齋或無遮大齋。

無遮齋被稱為水陸齋有其內在理路。首先是在齋僧實踐活動中，齋僧具有利濟先亡的功能，齋僧與薦亡有天然的關係。王邦維先生綜合義淨對齋僧的記載指出：“施主設齋的目的，就是要為自己或與自己有關的人獲取功德。義淨的記載很能說明這一特點。印度齋僧，齋供未了，總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程序，將供食普施眾生，然後‘以上先亡及餘神鬼應食之類’。這時上座還必須灑水唸誦咒願：‘以今所修福，普霑於鬼趣。食已免極苦，捨身生樂處。菩薩之福報，無盡若虛空。施獲如是果，增長無休息！’……義淨這裏講的是大乘的情況，而在當時主要奉行小乘的南海地區也一樣。南海齋僧，最末一個程序也是僧人們唸誦陀那伽他，內容是：‘須稱施主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後為皇王，次及龍鬼。’”^①也就是說，不論是大乘

① 《續藏經》第 57 冊，第 116 頁中。

② 《續藏經》第 57 冊，第 118 頁中下。

① 王邦維：《義淨與〈南海寄歸內法傳〉》，第 139—140 頁，附入《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

佛教的齋僧還是小乘佛教的齋僧，第一項功能就是將齋僧福德回施先亡和諸神鬼。雲南西雙版納南傳上座部佛教地區，甚至還流傳如果不通過齋僧則亡魂無從得食的故事，說明在佛教看來，齋僧確實與施神鬼食存在密不可分的天然關係。其次，從齋僧具有功德這一點來說，無遮會由於廣施無遮，其對應的功德也無遮；有無遮的功德，自然可以通過功德轉移，超薦無遮的水陸有情。在這個意義上，無遮即水陸，水陸即無遮，舉行無遮大齋，就是舉行水陸齋。

儘管如此，水陸齋並非只有超度薦亡的功能，而是有多種功能。明初傳抄大理國《無遮燈食法會儀》有文稱：

又恐弟子某甲行年降於三煞元辰五鬼之鄉，盡祿算窮，形破災厄，大小行年，與身相違，感諸災異。或口舌枉橫，或被人謀，顛倒失常，身心迷惑，眷屬分散，身命憂危星之所愆，有如是難。長星勃於天漢，誠奸惡於下方。五星聚散，相持金木血光，怪異星光，無處□有大炁，或水旱兵戈，異炁攪擾。願佛光與燈光而洞照，庇護弟子私云：厄難消滅，福壽延長，妖怪消亡，吉祥速至。

皇帝云：厄難消滅，聖壽無疆，皇基永固。

為產：保護守胎，母子安樂。

為囚：枷鎖解脫，口舌自消。

為兵行：怨敵消亡，兵戈早息。

遠行：無辱君命，來往康寧。

為亡：速超苦海，早證菩提。^①

文中的“私云”和“皇帝云”，指的是在舉行法會時，僧侶根據施主不

同，使用不同的文字。而“為產”、“為囚”、“為兵行”、“遠行”、“為亡”，則是根據不同的齋意，選擇使用相應的文字誦念。表明舉行水陸法會，並不是只有薦亡這一目的，還可以祈雨禱晴，護國佑民等。以此，如果把水陸法會只是理解為超度亡靈的薦亡會，顯然失之偏頗。

其三是需要知道佛教儀式有一個由齋僧轉為施餓鬼食的演變。齋僧是施僧食，最早的水陸法會即無遮大會，其核心儀式程式是施僧食，有關齋僧的記載出現得就較多。如唐道宣《續高僧傳》中，就有“日百僧齋”、“千僧齋”、“三千僧齋”、“五千僧齋”、“千僧官齋”、“萬僧齋”、“百僧齋”等；見於宋志磐《佛祖統紀》的有“千僧齋”、“五百衆齋”、“百僧齋”、“無遮大齋”、“僧齋”、“萬僧齋”、“千人齋”、“五百僧齋”、“三萬僧齋”等，都較好地表現了這一點。

但在宋代以後的佛教史志資料中，有關齋僧的記載則越來越少，有關舉行水陸法會等儀式的記載則越來越多。如果結合水陸齋儀來看，則可以發現，從唐代開始，隨著密教瑜伽焰口儀軌的翻譯傳播，水陸齋的核心儀式程式已經從齋僧向施餓鬼食轉變；齋僧在設供儀式程式中不再是核心，它的核心地位被施餓鬼食取代。現存大型水陸齋的儀式程式表明，施餓鬼食已經成為不同儀式文本必不可少的核心程式，使用這些不同儀式文本舉行的水陸齋，均以施餓鬼食為核心程式。南宋宗曉編《施食通覽》，表面上是收羅施食相關文獻資料，但實際上這些材料大都出自宋代《水陸儀》，楊鏗《水陸儀》、宗蹟《水陸儀》（《水陸緣起》）、祖覺《水陸齋儀》均有部分文字因之得以保存證明了這一點。

與水陸齋由齋僧轉為施餓鬼食有關的重要元素至少有三種。一是密教元素的加入，形成顯密混融的格局。目前所知最早出現“水陸道場”、“水陸之壇”等名的《壇法儀則》，其中有明顯的密教元素；楊鏗《水陸儀》、宗蹟《水陸儀》、祖覺《水陸齋儀》和《眉山水陸》正文中都包

① 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十六輯，第34頁。

括密咒，亦能證明這一點。二是出現了施餓鬼食和授幽冥戒的瑜伽焰口。瑜伽焰口是舉行施餓鬼食儀式的重要文本依據，從屬於水陸齋。以往有學者將焰口與水陸齋說成是漢地佛教最重要的兩種佛事^①，還有學者認為水陸齋是焰口施食的形式之一^②，都不能成立。因為無遮大會在印度已經流行，而瑜伽焰口是《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在唐代由不空等人譯為漢文以後才出現，故將水陸法會說成焰口施食的形式之一，顯然不能成立。水陸齋的功能較瑜伽焰口多能證明這一點，數種《瑜伽焰口》受祖覺重廣《水陸齋儀》影響亦能證明這一點。三是《受生經》的出現和影響。《受生經》稱每個人在托生為人之前，都曾在冥府借過受生錢。在成人後，需要根據自己出生的相屬填還原來借過的受生錢。^③ 舉行預修或死後填還受生的水陸齋，正是基於《受生經》的思想。清抄本《佛門行移》內容可以證明這一點。

三、結論

新資料的發現，往往能幫助我們得出新的研究結論。基於上面的介紹和討論，本文對水陸齋有如下觀點：

(一) 了解齋僧，是理解水陸齋、解釋諸多水陸儀及相關文本的基礎。水陸齋的各種功能，在齋僧中基本都可以找到。水陸齋的“齋”，既指宗教法會，同時亦包括飯食的含義。不存在與齋食無關的水陸齋。

(二) 不同歷史時期，水陸齋的稱名往往不同。水陸齋最早的稱名是無遮齋（無遮大會、無遮大齋、無遮道場等），後來又稱為無遮水陸或水陸無遮，最後才稱為水陸齋（水陸道場、水陸法會等）。

(三) 水陸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由齋僧到施餓鬼食的演變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使用儀式文本也往往不同。如宋代楊鏐《水陸儀》、宗贖《水陸儀》、祖覺《水陸儀》和《眉山水陸》，都不是單線傳承，而是並行不悖。迄今尚未發現完全一樣的兩種水陸儀。因此，每一種《水陸儀》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水陸齋，都只是水陸齋的個案。

(四) 不論水陸齋的名稱如何不同，表現形態如何變化，以齋僧為平臺，以施主、儀式專家和齋意為基本核心元素的三位一體的齋僧模式不變。水陸齋的諸多不同和諸多形態，都是齋僧模式的不同擴展、演變和細化。水陸齋儀文和水陸齋意文的多樣性、豐富性，因為有了齋僧這個平臺而得到合理的認識和解釋。

① 周叔迦：《法苑談叢》，《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第1029頁。

② 牧田諦亮：《水陸法會小考》，載楊曾文、方廣錫編：《佛教與歷史文化》，第344—345頁。

③ 侯沖整理：《佛說受生經》，方廣錫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十三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36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教文化研究. 第六輯 /洪修平主編. — 南京 :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305-20920-8

I. ①佛… II. ①洪…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文集
IV. ①B94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07591 號

出版發行 南京大學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漢口路 22 號 郵 編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榮

書 名 佛教文化研究(第六輯)
主 編 洪修平
責任編輯 施 敏 石 旻

照 排 南京南琳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開 本 880×1230 1/32 印張 10.125 字數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920-8
定 價 50.00 圓

網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號: njupress
銷售諮詢熱綫: (025) 83594756

*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凡購買南大版圖書,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所購
圖書銷售部門聯繫調換

Studies of Buddhist Culture

佛教文化研究

2017年
秋季號

第六輯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网站
www.njupco.com
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微博
weibo.com/njupco



南京大学出版社
淘宝天猫旗舰店
njdxbs.tmall.com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亚马逊 www.amazon.cn
京东商城 book.jd.com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文轩网 www.winxuan.com

上架建議：宗教

ISBN 978-7-305-20920-8



9 787305 209208 >

定價：50.00圓